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一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二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三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四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五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一冊

劉德權 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二冊

劉德權 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三冊

劉德權 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四冊

劉德權 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洪亮吉集

第五冊

劉德權  
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洪亮吉集/(清)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一北京:中華書局,200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1909-9

I. 洪… II. ①洪…②劉… III. ①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清代②洪亮吉—文集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16080 號

責任編輯:王秀梅

**洪 亮 吉 集**

(全五冊)

[清]洪亮吉撰

劉德權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6<sup>1</sup>/<sub>16</sub>。印張·1652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148.00 元

---

ISBN 7-101-01909-9/I·310

## 前言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別號藕莊、夢殊、對巖、華封，晚號更生居士，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初名蓮，字華峰。六歲喪父，貧無所依，隨母親及姊弟寄居在外祖母家。亮吉四歲時，已能識七八百字，《毛詩》、《魯論》、《爾雅》、《孟子》等，均洪母所親授。間出從旁塾師讀書，蒙師唐爲垣，素工詩。（《北江詩話》卷一）亮吉聰穎，自力於學。十三歲學作詩，嘗作《中秋即景詩》，有「月出百尺樓，花香三重門」句。十八歲，至江陰參加童子試，路遇黃仲則，兩人同好爲詩，訂文字之交。因兩人爲詩歌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二十歲在外家團瓢書屋授徒，並與里中諸名宿共結詩社，與黃景仁、孫星衍、趙懷玉、楊倫、呂星垣、徐書受六人被稱爲「毗陵七子」。邵齊燾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時，亮吉與仲則均從受業，齊燾譽之爲「二俊」（《傷知己賦》）。二十四歲，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二十六歲，江陰科試一等四名，補增廣生。以館穀不足養親，遂至安徽太平府，結識朱筠學使。學使久器亮吉，乃專使相延入幕。時仲則已先在署。學使曾致書錢大昕、程晉芳說：「甫蒞江南，晤洪、黃二君，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傷知己賦》注）亮吉《關中送黃二入都詩》注也說：「余與君早爲朱笥河先生所知，有猿鶴之目。」從此，亮吉與當時學者，如戴震、邵晉涵、王念孫、章學誠、汪中、孫星衍等交最密，相與親摩，學識得力於此者頗多，開始從事經學研究。二十七歲改名爲禮吉。乾隆三十八年，四庫

全書館開，江浙搜採遺書，安徽設局太平，聘亮吉在太平四庫館總司其事。為求功名，二十九歲赴江陰補壬辰年歲試，補試準附一、二、三名，在揚州安定書院肄業。三十歲，就句容林光照大令之聘，館於其家，授徒謀生。

乾隆四十四年，亮吉在京任四庫全書館讎校事。三十五歲，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五十七名舉人。乾隆四十六年首次應試禮部，亮吉因名為「禮吉」，與禮部同字，以嫌名當有所避，改名亮吉。以後的十年時間參加了五次禮部會試，屢試不售，久困場屋。三十六歲，應陝西巡撫畢沅之招遊秦。在畢沅府中共八年，與孫星衍交往最密，切磋經學，論學相長，時人目為「孫洪」。畢沅著作中經孫星衍、洪亮吉之協助而成者居多。畢沅曾於乾隆四十八年資助洪亮吉在舊居以西購土建園。畢沅死後，洪亮吉曾在其墓前痛哭，感激知遇之情。

乾隆五十五年，亮吉經禮部試，才獲雋，殿試，欽定為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派充國史館纂修官。五十六年，充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五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在闈中奉視學貴州之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為學政者，此算破格提拔。在貴州學政任上，亮吉捐俸助諸生膏火，清廉愛士，勉勵后學，受到貴州督撫及黔中人士的稱贊。這一時期所著《意言》，比較集中反映他的哲學與政治觀點，所表達的思想有些獨創性，說明他敏銳地掌握了當時經濟狀況的變化。所寫的《貴州水道考》等地理研究著作，反映他既重視文獻資料，也認真進行野外考察，有所發現，貢獻較大。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亮吉離黔返京，充咸安宮官學總裁。二年，奉旨在上書房行走，侍奉皇曾孫

奕純讀書。三年，大考翰詹諸員於正大光明殿，亮吉《征邪教疏》慷慨千餘言，指陳時事，直言無隱，「都下盛傳，競相傳寫」（《卷施閣詩集》卷二十《哭任軍門承恩》注）。閱卷大臣嫌其切直，名列三等三名。適弟露吉卒於家，以弟喪陳情辭歸。四年，乾隆皇帝「升遐」，亮吉趕赴北京哭靈，被派參加修撰《高宗實錄》第一分冊，即高宗初年事跡，這使他有可能周知掌故，觀察、認識皇帝及上層統治者的內幕。目睹當世情狀，深感國家多亂，而無直言之士，當《高宗實錄》第一分冊修完，交差後快快不樂。出於對社會現實的強烈關注，於八月二十四日寫了近六千言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嘉慶皇帝見啓中有「視朝太晏」、「小人熒惑」等語，以為論及官禁，震怒，即交軍機大臣與刑部嚴審，以「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後奉旨免死，發往新疆伊犁，交將軍保寧嚴加管束。朝廷還有「不准作詩不准飲酒」之諭。嘉慶五年二月十日到惠遠城，十一日去參見將軍。保寧的奏摺中原有「該員如蹈故轍，即一面正法，一面入奏」等語。嘉慶皇帝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這才饒了他一命。處境雖然險惡，亮吉到了伊犁便開禁寫詩，《行抵伊犁追憶道中聞見率賦六首》第一首便寫：「平生每厭塵寰窄，天外如今一舉頭。」表明他決不低頭。《松樹塘萬松歌》最後四句：「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看峰前往馬蹄駛，欲到青松盡頭止。」寫詩人沉醉在邊疆瑰麗新奇的景色中，忘記身處九死一生的險境。策馬疾馳，不到青松盡頭，決不止步。表現詩人意志堅強，知難而進。

亮吉戍伊犁不過百日，忽然朝廷傳諭伊犁將軍，釋放亮吉回原籍。作為漢族官員遭戍伊犁近百日而赦還，過去從來沒有過。什麼原因呢？據《清實錄》「嘉慶五年閏四月上」、《清史稿》卷三五八《洪亮吉

傳載：嘉慶五年，京師大旱，皇帝求雨未應，命清獄囚，釋久戍。仍未下雨。乙卯，喻內閣：「罪亮吉後，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論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亮吉獲罪，鉗口不復敢言？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勤政遠佞，警省朕躬。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負朕求治苦心。」嘉慶皇帝說釋放洪亮吉是爲了求雨，更重要的是擺出能够納諫的姿態以安定人心。

亮吉於五月初一離開伊犁東行，九月初七日到常州家中，親故話舊，恍如隔世。他早在《八月二十七日請室中始聞遣戍之命出獄紀恩》詩中說過：「預知前路應長往，從此餘年號更生。」此次返家，便自號更生居士。在故居修了更生齋，晚年詩文也編爲《更生齋集》。嘉慶七年（一八〇二）應聘出任安徽旌德洋川書院山長。八年，應聘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亮吉經過一次大教訓後慨嘆「人生只有鄉園樂，萬里孤臣夢尚驚」（《更生齋詩》卷三《辛酉元夕燈詞十首》）。在家專事著述，仍好遊山水，直到嘉慶十一年以後才不出遠門。里居十年，「上愁國計虛，下苦民俗偷」（《更生齋詩續集》卷五《哭錢三維喬三十韻》）。嘉慶十二年，常州大旱，禾苗不成，饑民剝樹皮以食，亮吉曾寫過《榆無皮歌》、《蘆無根歌》，驚呼：「人饑難充木先槁，昨日嚴霜路旁倒」。蘆花茫茫兮空滿目，明歲哀鴻欲何宿」（《更生齋詩續集》卷七）！「人價低，穀價昂」（同上，卷一《賣兒行》）。亮吉首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自捐三百金作爲倡議，鄉人感激，稱頌不衰。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亮吉得知「英吉利國忽領兵至廣東互市，近始遁歸」，便寫了《己巳元日》一詩，當中四句爲：「半生苦乏忘形友，一卷先成救世方。屬國舟船歸海道，護堤官吏急河防。」



說明他時時關心國事。不幸，當年五月十二日病逝在家，享年六十四歲，葬於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穴。

洪亮吉精通經學、文學和史地、聲韻、訓詁之學，書法也頗受推崇，尤善篆隸。在哲學上是無神論者。他自乾隆五十五年授翰林編修至嘉慶四年遭戍伊犁的十年間，由於對社會的認識，對官場種種弊端的了解，敏銳地看到社會經濟的變化，他「性豪邁，喜論當世事」（《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傳》），常言人所不敢言，「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卷施閣文乙集》卷五《與錢季木論友書》）。他在貴州任上所寫的《釋舟》、《貴州水道考》等，注重考據，文章樸實無華，有頗高的學術價值。所著的《意言》二十篇，提出了一些獨創性的看法，在《治平篇》中，推算出口口比三十年前增加五倍，比六十年前增加十倍，比一百年前增加二十倍，而土地、房屋及其他生活資料最多增加三倍、五倍，說明生活資料的增加與人口的增長不存在直接的比例關係。在《生計篇》中，進一步闡述人口增殖快於生產增長及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對於緩解人口的辦法，提出「天地調劑之法」，即自然淘汰；「君相調劑之法」，即採用移民、開荒減稅、抑制土地兼併、開倉救濟災民。亮吉也認為光靠這些辦法，仍解決不了人口過剩問題。然而，洪亮吉當時這樣提出人口問題，仍獨具卓識，在中國大概是最早的，比英國馬爾薩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的《人口原理》要早幾年。

亮吉對官場的弊端一直是痛恨的，他在《守令篇》中指出官吏謀私枉法，吏治敗壞。在《吏胥篇》中，揭露吏胥如狼似虎，貪得無厭，歛怨於民，為害四方。他在《里中謠》說：「隸行欲殺鷄，不管鷄能啼。隸